

灵魂之路

——顾城的一生

江熙 万象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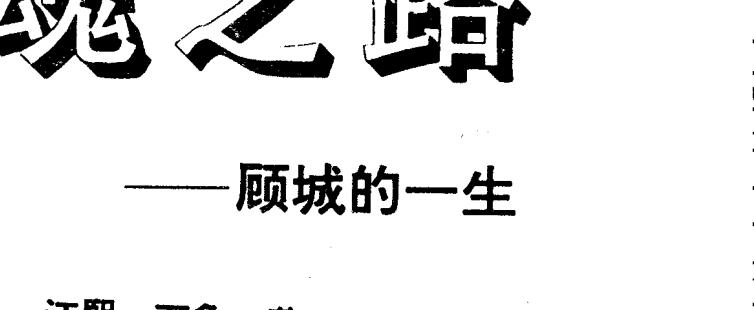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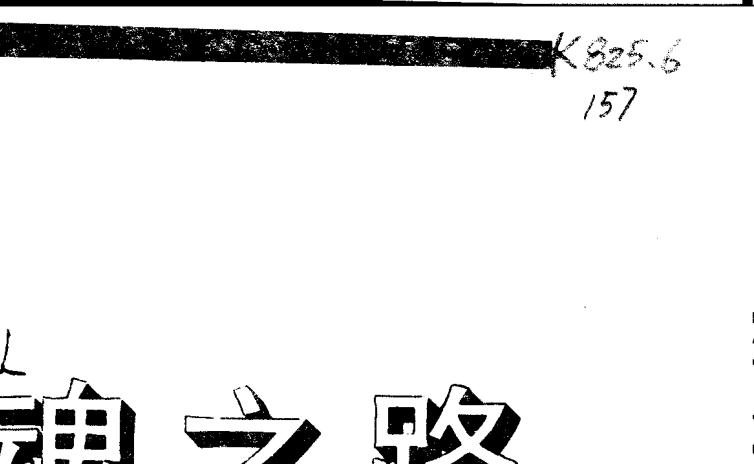
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，
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
——顾城

中国人事出版社

灵魂之路

——顾城的一生

江熙 万象 著

<img alt="A stylized black silhouette of a tree

(京)新登字 099 号

内 容 简 介

顾城，作为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占具重要位置的天才诗人，他坎坷、传奇的一生，如同他的诗歌给世人带来强烈的精神震撼。《灵魂之路——顾城的一生》是一部真实记录顾城一生的传记文学，它以祥实的资料、优美畅达的语言、真实地记录了顾城自诞生到成长、成名、直至自杀身亡的全部生命历程。本书首次向读者展示了顾城那鲜为人知的童年，少年时代的往事，对生活童话般的幻想和渴望，对诗歌执着的追求，以及与同时代其他著名诗人的交往，尤其精彩地描绘了他短暂一生中神奇的情爱生活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魂之路：顾城的一生 / 江熙，万象著。—北京：中国人事出版社
1995.12 ISBN 7-80076-762-0
I. 灵… II. ①江… ②万… III. 诗人一生平事迹—中国—当代 IV.
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3097 号

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楼 邮政编码 10002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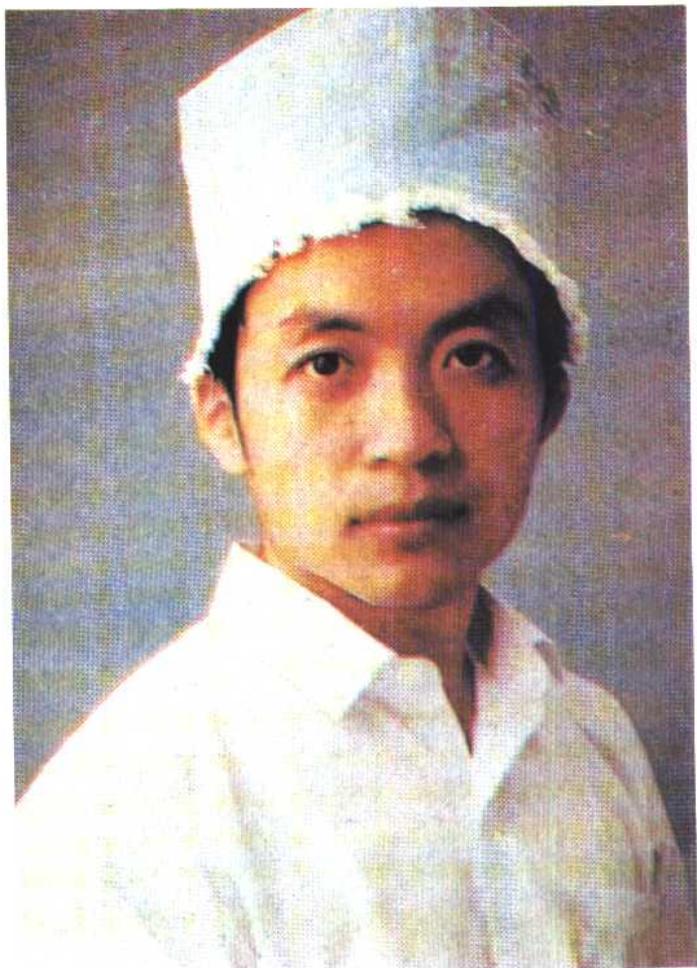
南京江南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13.6 印张 327 千字

印数：1—20000 册

定价：16.80 元



顾 城(1956—1993)



顾 城



谢 烂(雷 米)



李 英(英 儿)



李英和刘湛秋

王老师：

您好 我终于软极了，找到了光明。于是朦胧变化为彩虹，在祖国美丽的天空中，美丽着。

尽管如此，我也是伤心不太记得有伤心么？给我一些 ~~鼓励~~ 吧。

呵，我在好几个地方，(别物)看見您了，是朦胧地嫌疑犯。

您别生气，这次也寄给我一个字
一诗，双倍的尊敬。

祝您幸福，发亮，发家

留印生 顾城 8.31

顾城手迹

天，气候温暖，一般 15°C 左右。只穿一件薄毛衣就行了。这
天早晨你有事，寄到我这里时候，山谷里还很冷，真像
仙境。我穿去海边，太阳照得暖得狠，也没有人。
所以险峻多处的风景以及海边的景色一毫未变。
按计划，想在国庆节前回，已经极早，因对也有
国外的风景，比如迦太基、罗马、巴黎等，我都向往已久。
实在不行，我或许还得回国，不知道你
喜不喜欢同游？你有什么需要，这个都 可以
办。还有别的事，不知道你是否已办了。祝你一切顺利！
此致！

李英

李英手迹（李英写给王燕生的信）

第一届“青春诗会”(1980.7、20—8、21)

十七位青年诗人的签名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想象、激情与旁观者(代序) | 黄 凡 | 1 |
| 两个故事中相同的主人 | 王燕生 | 4 |
| 第一章 生命的白昼还没开始 10 | | |
| 秋天的孩子 | | 11 |
| 幼儿园的时光 | | 17 |
| “革命斗争”三阶段 | | 20 |
| 爷爷的小天使 | | 34 |
| 我将来是诗人 | | 39 |
| 课余的故事 | | 44 |
| 第二章 那张脸被风暴摸过 49 | | |
| 在《昆虫记》之中 | | 49 |
| 养蚕和发明“茶叶” | | 57 |
| 牧猪生涯 | | 65 |
| 从《生命幻想曲》到《无名的小花》 | | 70 |
| 西冢歌声 | | 75 |
| 第三章 木锯的拍节 86 | | |
| 回到北京 | | 86 |
| 第二次“热恋” | | 90 |
| 为“巴黎公社”而工作 | | 96 |
| 我是个任性的孩子 | | 99 |
| 第四章 时间恢复了生机 107 | | |
| 第一次发表..... | | 107 |

DZ92/22

1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点燃朦胧诗之争 | 112 |
| 第五章 我成了路牌 | 126 |
| “今天”的诞生 | 126 |
| 青春的乐章 | 131 |
| 关于舒婷 | 135 |
| 关于食指 | 145 |
| 关于黄翔 | 148 |
| 我寻找美 | 152 |
| 颂歌世界 | 163 |
| 第六章 在你的爱恋中活着 | 169 |
| 那是多么偶然的事 | 169 |
| 两地情书 | 177 |
| 游戏中游戏 | 194 |
| 第七章 它们迫你走纯洁之路 | 208 |
| 在昌平：天蓝色的裙子 | 208 |
| 英儿和树熊 | 217 |
| 告别北京 | 224 |
| 第八章 你在等海水吗 | 229 |
| 在法兰克福机场 | 229 |
| 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 | 232 |
| 伦敦的心跳 | 242 |
| 第九章 房子是木头做的 | 247 |
| 离北京一万零四百零七公里 | 247 |
| 到了我要到的地方 | 254 |
| 像一个婴儿那样醒来 | 260 |
| 小木耳 | 264 |
| 多么遥远的 | 270 |
| 水晶和光 | 27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章 一个人不能避免他的命运 | 284 |
| 欲望的山顶小屋 | 284 |
| 玻格家的中国女儿 | 292 |
| 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| 299 |
| 幻灭的天国花园 | 305 |
| 出走 | 312 |
| 《英儿》：流逝与忏悔 | 316 |
| 第十一章 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 | 324 |
| 重返激流岛：最后一次生日 | 324 |
| “雷，我们在一起无往不胜” | 329 |
| “我都想把这本书烧了……” | 333 |
| 此生对不起闵福尔 | 339 |
| “上天罚我，让我爱她们” | 345 |
| “顾城，我有多痛苦你知道吗？！” | 350 |
| 木耳的妈妈要走了 | 357 |
| 有万般不幸也应是乐境 | 363 |
| 第十二章 闭上眼睛的时候 很蓝 | 382 |
| 顾城大事年谱 | 406 |
| 在六点钟的地方歌唱（代后记） | 万 象 412 |
| 感谢顾城（编后絮语） | 曲振海 416 |

想象、激情与旁观者

(代序)

黄 凡

在海子卧轨之后，只有顾城的死再次引发了众多的争议。由于这个事件背负着暴力、性爱的名声，对顾城而言，无形中削弱了可能把它作为文学现象评判的力量。顾城的对立面是一个卧轨的圣人——海子，他把自己消融在诗歌的宗教之中了。但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。真实的个人生活、文学企图、精神姿态永远是个人性的，任何期望分享的企图，都会带入、感染另一些人的精神杂质、臆断，崇高的或低俗的甄别。顾城的死同样地面临这一问题。在歌舞升平的世界之外，他面朝着真实。然后我们面朝着虚构。所以他的一生对我们始终是个谜语，一个引力的中心。人类的分析力量从未象今天这么强大，也从未象今天这样的无奈，它无法判断千万个个人的情感生活的是是非非。《灵魂之路》是爱护着顾城的那些人的内部传言，一篇扩大了的庭辩词。一批鲜为人知的材料被首次抛入急旋的争议中，将成为共识或成为被人攻讦的把柄。激流岛外的生活、英儿的照片等被这部书首次披露。作者凭藉材料小心翼翼求证着一位天才的诗人、哲学家。顾城的天真和对情爱生活心存的妄念，是常人乐意想象但怯于实践的两极。两者强烈的反差助长了人们的幻觉，而不是增强了人们的判断。他的暴力的结局，成了一些历史主义者抹杀他从前光芒的物证，一个精神病病例。也许，现象上这多多少少有些真实，但事实是它们在顾城的生活中只是一些瞬间、闪念。我们太过于习惯在生活中容忍历史主义的精神判别。既往的荣耀与最后的刑事案例在道德上不相容时，我们容易变得简单，甚至轻率，非白即黑的情感(而不是理性)上升至我们的头脑。

要么为漆黑的暴力结局寻找一个肮脏的历史来源；要么为光荣的历史安装一个惊人的爆炸性文学结局，用以化解暴力所必须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。

无论如何，顾城的生活是他自己极力营造的一个乐园。18世纪的精神、物质倾向，20世纪前期的诗歌倾向，20世纪后期的性爱倾向，如何在天然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支点呢？这部书揭示了一种观察。但人们很难从他的诗歌里发觉离奇生活的负片。唯剩意象是人们感到陌生、新鲜的，但作为营造者，他太过分熟悉它们的自然形态了。人们稔熟的、崇尚的生活，是顾城生活里的一个障碍。它像一堵高墙，使他感到陌生、自觉无助，隔断了通向自由精神城堡的道路。他是他自己的风俗学家，他为自己建立了奇异的爱情风俗，表面上似乎实践着西方50年代的“三人行”理论，但实际他的行为与这个理论仅仅是个偶合。天然的哲学禀赋，为那些人们津津乐道但震动不已的生活，提供了一些自圆其说的精神见地。自然天成的童年、少年，与遁世万里的青年，之间的断桥起源于爱情，终止于情爱。一个人的历史起源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他日后的精神风貌，这其中有许多偶合天成的机缘、他的敏感和迟钝乐于扫视的生活、精神地带。顾城童年、少年时代的生活场景、自然景观，是使他的诗歌风筝飞起乃至飘浮高空的线源。他拒绝世俗生活的精神姿态，也象他钟爱的植物，是自然天成的。对社会工作的恐惧为他建造世外的生活提供了力量。陌生、新鲜是诗歌与情爱的唯一相似之点，他像一个形式主义者，需要生活依附在一种他熟悉热爱的形式上。他喜爱的手工艺、不停修造的房子、头顶上的高筒帽，不过是他诗歌的别样的物质形态。与其说他是个童话诗人，倒不如说是个城堡诗人。他的精神气质使他向着历史倒行着。在他纯若天使的童年、少年生活之后，谢烨开始向他提供了陌生的爱情范本。在这种保障的后面，他开始漫不经心调理他的仪式。英儿的出现，使顾城与谢烨之间的精神水晶停止了生长。英儿热爱物质生活的潜在态

度本与顾城是格格不入的，甚至在谢烨的后期，这种潜在力量也被无名状地煽动起来。但这些变故只与心灵中那些飘浮的东西相关，它们永无定处。顾城的坚定信念暂时使它们抛下铁锚。作为一个敏感的女孩，英儿承受了这个社会教给她的一切欲望——物质的、精神的、肉体的，并再也无法摆脱，再也无法恢复简单的生活。顾城、谢烨、英儿的三人行，因此珍奇又令人困顿。顾城与谢烨的爱情，顾城与英儿的性爱，象一部书的书页，但很难按顺序排列起来。

对于我们顾城永远是一个名字，我们只能构想他的出生、死亡，以及在两者之间的丰富、炫丽、迷人的生活。对他而言，生活永远要大于诗歌。至于诗歌带给他的恩惠、激情，是他料想不到的。他热爱着的那部分生活，人们很陌生，易回避和推委。很多人由于把诗歌看得太沉重，以致蓄意培养起怪癖，违背着自身的天性，走窃取名声的捷径。顾城足以使他们震动。诗歌是自然生长的钻石，它拒绝人工培植。敏感诗人的一生象一颗流星划过天穹，使一些人的精神振奋，使一些人更盲目。

对顾城一生的此种评断也只算一种说法。确凿的是，顾城是一位天才的诗人、哲学家、女性的崇拜者，在生命的终点，他又是一位自悔的罪人。

1995年6月22日

两个故事中相同的主人

王燕生

两本书：《英儿》和《魂断激流岛》。

两个人：顾城和李英。

他们各自说着同一个时空、同一个地点发生的相同又不很相同的故事。

我像隔在一条滔滔大江的此岸，目光可以抵达，但走不进那个故事，走不进属于他俩的世界。

回过头来，我走进内心，走进昨天，走进与顾城和李英相识的日子……

关于顾城

我不知道顾城的灵魂是否已经安歇。他的荣辱、他的幸福与痛苦，是否已经有了寓所。对他的谴责或惋惜，他也永远不会表示赞同或表示一个“不”字了。

像他活着的时候留给人间很多一样，他的死也还会活在人们的口头和历史记载里。生命的消失，并不等于终结。

1979年1月，诗刊社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大型诗歌座谈会。它预示着诗歌春天的到来。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到会讲话，提出每省都可以有自己的诗歌刊物的设想。王震还专门举办电影招待会，款待各地来的诗人。临闭幕，墙上贴出一张建议设立“中国诗歌节”的呼吁书。签名者中有顾工、顾城父子俩的名字，虽然他们都不是会议代表。当时，顾城的名字在“民间”正悄悄流传，像这样在“全国”亮相，大概是第一次。同年

《诗刊》11月号第一次把“顾城”变成铅字，发表了他的《歌乐山诗组》，较舒婷的《致橡树》在同一刊物晚七个月。

个头不高，略显宽厚，一双大眼睛、一颗大脑袋，这是顾城1980年7月参加第一届“青春诗会”时留给我的印象。在我心中他永远都是那个带点腼腆的大孩子。他们象是农村包围城市，姐姐叫“乡”，他叫“城”。也许是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一个，至少母亲对他是溺爱的。他和梅绍静、常荣、徐国静四人没有住在会上，每天早来晚归。好几次他妈妈打电话给我，反复叮咛照顾顾城，就像怕一个儿童会在人群中迷失一样。1981年，顾城申请加入作协北京分会时，又是这位慈母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向有关方面推介推介。这份沉重的母爱，不知顾城是怎样承受的。

话不很多，却不乏幽默，甚至突发的一些奇思异想让人一时回不过神来。那是些带着童话色彩、不沾人间烟火的妙语。他随父发配到海滩养猪的时候，由于孤独、贫困和人间仇恨带来的极大压抑，使他在大自然的和谐中找到慰藉，在那里营造自己的天堂。他可以和蚂蚁对话，他觉得一只瓢虫背上的斑纹、色彩和图案，比国徽要美丽动人得多。

这届青春诗会，发了他的《小诗六首》。后来，我的一位写诗的朋友不无忿忿地对我说：顾城的《弧线》是什么东西！鸟儿风中急转弯是弧线，小孩拣硬币是弧线，那么，小孩撒尿还是弧线呢！我对他说：第一，在顾城之前还没有谁这样写过《弧线》，何况，至少“葡萄藤因幻想/而延伸的触丝”不是很有些意味么？第二，顾城至少没有写小孩撒尿。这件事也可以看出，后来对“朦胧诗”为什么会展开那么长的，而且是永无统一结论的争论了。褒也罢，贬也罢，“朦胧诗”的的确确吹皱了一池诗水，诗歌观念急剧转变，致使中国诗歌出现新的局面，均以此为契机。作为“朦胧诗”主将之一，顾城的诗已超出其自身的含义。

有一个问题大概是顾城创下的“中国之最”。刚出道时不说，到

1984年、1985年，他已声名鹊起，却还是给许许多多小报小刊物稿，包括那些县级内部刊物。有的稿酬仅三元两元，甚至几角。不少人对此大惑不解。我是见过他小本本上的“联络图”的，都是些报刊名称、地址。他几乎没有过工作，他要吃饭。

他还做出过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。有了名了，各地请他参加诗歌活动或讲课的多了。人家邀请的是他，可他几乎都是与谢烨比翼齐飞。有一次贵州某地开诗会，他们真地飞去了，机票、食宿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开销，那些经费紧张的难免不捏一把汗。而顾城的人生辞典中的恐怕根本没有这些辞条。这也是这位童话诗人天真可爱之处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给我寄稿，与谢烨结婚前后，总是附上谢烨的一些诗。我信中对他说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该长大一些了，不能老在童年的梦中。我对他说，他的诗有些小家子气，缺少那种拥抱历史和世界的开阔和穿透生命的力度。不知我的话是否伤害了他、恼怒了他。至于谢烨的诗，至少在寄给我的那个时候，写得简直和顾城一模一样。我认为，中国只能有一个顾城才能成其为顾城。我平时轻蔑那种“小上海”、“张蓉芳第二”之类的赞誉。好象永远不允许独具个性的奇迹、高峰出现一样。因此，我没有选留谢烨的诗，只是期待她从顾城的光辉中走出来。这点，还望她在天之灵多多原谅。

是1983年，还是1984年呢？顾城给我一封短信。全文如下：

“王老师：

您好，我终于积极了，找到了光明，于是朦胧化为了彩虹，在祖国美丽的天空中，美丽着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信心不太足，您有信心么？给我一点吧。

呵，我在好几个地方（刊物）看见您了，是朦胧嫌疑犯。

您别生气，这次还寄上我小朋友一诗。双倍的尊敬。

祝您发福、发表、发家

留级生 顾城 8.31